

美术学博士文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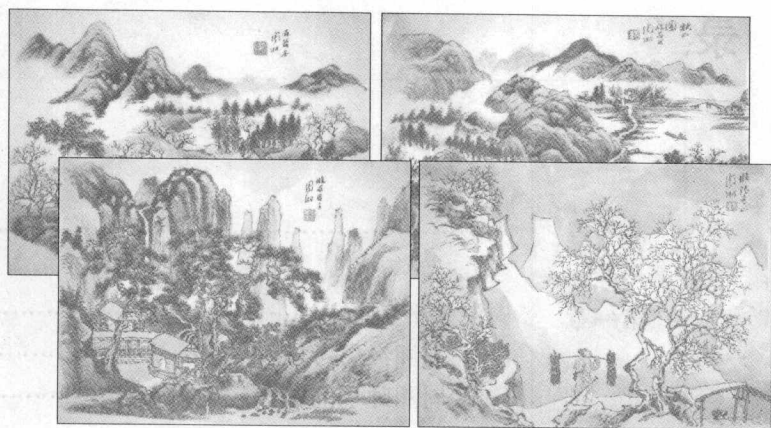


马琳 著

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



（全国优秀出版社）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美术学博士文丛

周湘与上海江苏画院图书馆

藏书章

马琳 著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全国优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马琳著. —天津: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7. 5

(美术学博士文丛)

ISBN 978 - 7 - 5305 - 3474 - 8

I. 周… II. 马… III. 美术—教育—研究—上海市 IV. J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0723 号

出 版 人: 刘子瑞

责任编辑: 李正平

技术编辑: 李宝生

装帧设计: 李正平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 150 号

邮编: 300050

电话: (022) 23283867

出版人: 刘子瑞

网址: <http://www.tjrm.cn>

北京雅迪彩印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96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5

印数: 1 - 30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 35.00 元



周湘像,照片上彩,约作于民国时期。周湘是上海早期美术教育的开拓者,也是西画教育的积极推进者。其现存的油画作品甚少。此图并非周湘的油画作品,而是他的一张照片加彩,因此笔者认为不应叫“自画像”,而应该是“周湘像”。

序

陈传席

这本书是马琳在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撰写的博士论文。

马琳原来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任教,我当时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她要来投考我的博士生。我问了她的一些基本情况,便答应她来投考。当年,全国各地来投考博士生的高手颇多,马琳以第一名考中。

进校后,我分配给她的课题是研究周湘。这因为周湘是美术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尤其在上海,他的美术教育、油画、水彩画、国画等,都有相当的影响,后来的很多名家多出其门下。这一位人人皆知其名却不知其详的人物,必须有人去深入的研究。况且,周湘被人误解最深。周湘不研究好,上海美术教育的各种说法,便无法确定。我以前曾多次把这个课题分给我的研究生,他(她)们皆因资料缺乏,知难而退。马琳开始也感到无法查找资料,想改题研究其他。我告诉她,只要深入下去,必能查到资料。她也便坚定了研究“周湘和上海早期美术教育”课题的决心。我向她提供了一些史料,并把我多年来收集到的资料交给她。更多的是王震先生提供的资料和线索。但最重要的资料,还是马琳自己找到的。五十年来,研究周湘的学者们没能寻找到的史料,却被马琳找到了,这就使她的这篇论文更加充实,更加有价值了。

马琳在文中披露了和周湘有关的鲜为人知的史实,尤其是上海早期美术教育的史实。同时也披露了和周湘有关的很多名人的真相,纠正了很多错误的传说,廓清了很多被人歪曲了的历史。因此,要想研究和了解上海的早期美术教育以及当时的一些知名画家的有关情况,马琳这篇博士论文是必读的。

论文由我推荐给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后,得到了所有教授专家一致好评。

今出版此专著,马琳索序,我正忙于其他方面的写作,匆匆写下以上一些话,聊作介绍耳。

2007年3月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前言

一、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周湘是上海早期美术教育的开拓者,也是西画教育的积极推进者。在周湘生前,就以绘画造诣和美术教育而闻名,从 1909 年至 1922 年间,他先后创办美术“专门学校”多所,有“图画专门学校”、“图画速成科”、“上海油画院”、“中西图画函授学堂”、“背景画传习所”、“西法油画传习所”和“中华美术专门学校”等,为上海早期美术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周湘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萌芽与兴起的关键时期,更重要的是,周湘创办的美术“专门学校”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有紧密的联系,上海早期美术教育模式的种种尝试,也能在他创办的美术“专门学校”中找到影子,足见其在近现代美术史上的地位及其重要性。

由于周湘创办的美术“专门学校”非常有代表性地呈现出我国早期私立美术教育的特征,因而成为我们观察私立美术教育在 20 世纪初嬗变的最佳窗口。周湘所创办的一系列美术“专门学校”,为上海早期美术教育培养了一批人才,促进了上海私立美术专门学校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周湘个案及其教育实践和办学模式的研究,对促使上海早期私立美术专门学校产生的原因、转变等诸多因素,作一历史分析,从而肯定其上海早期美术教育的作用和贡献。

二、研究现状综述

关于周湘的生平及其办学的历史事实,只能散见于少量的书籍和报刊,从未有过系统的研究。另外,对周湘的绘画艺术实践、周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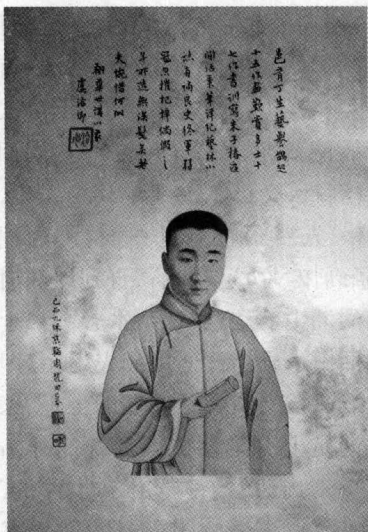
的美术教育实践、办学模式及其对上海早期美术教育的影响这几方面的研究亦是空白。近年来,虽然美术史界关于周湘创办的“中西图画函授学堂”和“背景画传习所”的介绍比较多,其集个人之力而创办私立美术专门学校的勇气及其在中国美术史上的意义的研究亦有专文涉及。但是,这些介绍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来源,对周湘的研究难免失之简单。根据这些有限的资料,人们显然不可能对周湘形成一个整体而准确的认识。遗憾的是,关于周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在我国至今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本文就近年来国内有关专著、论文中讨论的内容作一综述与评论。

就目前的资料来看,中国国内关于周湘的史料最早见于丁翔华^①的《周湘》和丁健行的《周湘先生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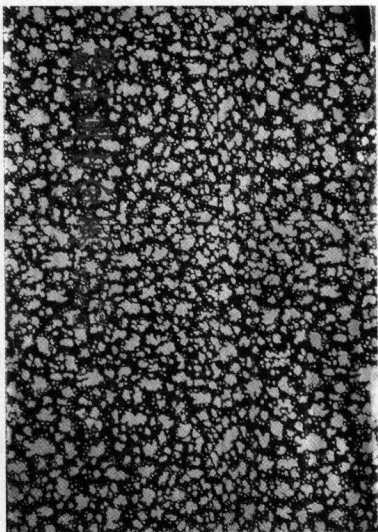
丁翔华(1919—1939),原名祥华,字训康,号吉金、乐石,别署蜗牛(作画用)、蜗牛居士,室名蜗庐、吉金乐石室,自号吉金乐石室主。浙江镇海人。丁翔华善书画,工金石,为文艺团体星社社员。其著文散见当年报纸,其中《哈同花园探秘》一文,有较高文献价值。著有《蜗

① 关于丁翔华的生平介绍,可以参见《蜗牛居士全集》中李叔环的《青年艺人丁翔华小志》,该文曰:“天才超卓,至性孝友。幼慕叶天士先生之为人,曾历十七师,乃立志求益。自卯角,迄弱冠,从名师十二人游。故寝馈积学,无所不精。书法曼妙,画笔秀逸。金石浙皖,诗文唐宋,拳剑圆融,胸襟潇洒。年未二十,艺坛著名。寸缣尺幅,为世所珍。入星社及文艺之友社。温文谦抑,不耻下问。名流耆宿,莫不敬之。性耽禅悦,喜读内典。所以居士大心,宿识曹溪之路,达人正眼。焰传少室之灯,镌石于育王,题壁于普陀,署榜于丰县,勒碑于真如。愿淬厉奋发。病犹著述。雄文名句,掇拾无尽。苏明允所谓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龟蛟龙,万怪惶惑。其气势魄力,高人一等,凡人有一事,足以独步千古。况居士兼众妙之长,斯亦可以自豪矣。所惜造物忌才,华年而歿,春秋仅二十有一。时民国二十八年国庆之翌日也。著有书体识小一册,蜗牛印存二册,山水小品二册,真书朱子格言一册,艺入小志三卷,椿荫闲话一卷,太极阐微,学术秘诀,绘事浅说,治印一得,蜗庐诗存各一卷,文友为刊蜗牛居士集行世。”在1948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年鉴》丁健行小传中对丁翔华也有简要的介绍:“季子翔华,自卯角就传,金石书画,诗文拳剑,寝馈积学,年未及冠,名著艺苑,参加星社及文艺之友社,惜造物忌才,华年而歿,存年仅二十一岁。时为民国二十八年,遗著有蜗牛居士集行世,氏遭丧明之痛,迄今十载,犹有遗憾。”

牛居士全集》^①，可惜英年早逝，年仅21岁。丁翔华是周湘的学生，为私淑弟子，曾住黄渡（周湘的故乡）拜周湘为师，与周湘朝夕相处，跟随周湘学画。丁翔华虽没有进过周湘创办的美术“专门学校”，但比



周湘的学生，丁翔华像。丁翔华天才超卓，惜造物忌才，华年而歿，年仅21岁。



丁翔华遗著《蜗牛居士全集》封面。此集为丁翔华十年苦学之结晶，载有丁翔华撰写的《周湘》以及周湘与丁翔华的信函等。

进过周湘美术“专门学校”的有些学生更了解周湘。《蜗牛居士全集》中记载有他撰写的《周湘》，该文短短六百余字，言简意赅。虽然简要记载了周湘的生平，却是目前能找到的关于介绍周湘的最早史料，有其重要性。该文对周湘作了很高评价：“西洋画流传中国，先生实开其先河，门墙桃李，近五千人。”^② 另外，《蜗牛居士全集》中还记载有

① 《蜗牛居士全集》是丁翔华的遗著。编者丁翔熊、陆凤楼、查谨中、李叔环、徐志翔，丁寿世草堂，民国二十九年七月一日（1940年7月1日）刊行。根据芮鸿初付印题记，此集为丁翔华十年苦学之结晶，其书画金石、诗文小品，淹贯博洽，为世所珍，其内容包括：一、名流题赞，有著名画家李健、顾坤伯、白龙山人、杨清磐、钱化佛、丁悚等；二、哀思录，有严独鹤等人的悼文及文艺友社的悼词、悼诗、悼记；三、吉金遗墨，丁翔华的书法遗作；四、吉金遗绘，首列绘画浅说，有其兄搜集翔华的绘画遗作28件；五、蜗牛印存，翔华精铁笔，遗作有蜗牛印存二册，特选闲章36方；六、书体识小，为翔华作书法之经验谈；七、诗文杂著，为丁翔华报刊所发表文稿及家藏、友人留稿；八、艺人不志253篇，文笔简练，有名画家吴湖帆、陈蝶野、钱振皇、贺天健等民国时期上海书画家的小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至少是当时海上画家的资料搜集；九、椿荫闲话145篇，内容宽广，神话传说、小说、寓言、美术史话、杂感等均列其中；十、来鸿去雁，内有周湘写给丁翔华的信函。

② 丁翔华《周湘》，载丁翔熊等编《蜗牛居士全集》，丁寿世草堂1940年版。

周湘与丁翔华的信函以及丁翔华为周湘写的《庚午岁怀周湘先生》、《忆黄渡读书处》和《和周湘先生六十述怀七律八首》等,从中可以看出丁翔华是比较了解周湘的学生。

丁健行是周湘“背景画传习所”的学生,丁翔华的父亲。丁健行(1893—1949),别署知止居士,浙江镇海人。他“擅长国画、书法、诗文。老而好学,虽溷迹闾閻,而不废读书。壮岁即著书行世,于诗文书画,无所不窥。经商余暇,偶作小品,清新婉妙,人争宝之”。^①周湘非常赏识丁健行的人品,曾称:“丁君健行,交已六七年。其为人也,事亲能致其孝,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先君子曾见过一面,许为端人。”^②丁健行于1911年从周湘“背景画传习所”毕业后,直到周湘逝世,与周湘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周湘生前请其编绘《水彩画二十四孝图说》,在周湘死后为其出版《周湘山水画谱》。《周湘先生传》即发表在《周湘山水画谱》第四册画山水法,该文叙述了周湘的生平、家世、生活经历和办学情况等,认为周湘是上海早期美术教育的开拓者,“前后廿余年,遂开风气之先”。^③并对周湘的绘画艺术作出评价,认为周湘“工文章,善书法,但中年后俱为画掩矣。其授徒也兼授书法、雕塑、土木、竹石、油粉、炭墨,不拘一格,多才多艺,教法新颖,非他人所能望其项背”。^④《周湘先生传》虽然没有事无巨细地罗列所有事情,但却是我们了解周湘生平的重要史料,后世对周湘的研究大多引用此文。

从上可知,丁氏父子都是较为熟悉周湘的,因此,笔者以为他们的文章是研究周湘的重要史料。尽管其中也有些不完全符合事实的地方,比如丁翔华关于周湘师承问题和丁健行关于周湘办学问题的论述。^⑤但看其精神实质而言,还是研究周湘的重要依据。

从宏观的范围来说,关于周湘办学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见于朱伯雄、陈瑞林《中国西画五十年(1898—1949)》,阮荣春、胡光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潘耀昌《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李超《上海油画史》和《中国早期油画史》中的有关论述。虽然取得的研究成果有限,但毕竟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周湘提供了线索。

① 王宸昌主编《民国三十六年中国美术年鉴》,中国图书杂志公司1948年版。

② 周湘《水彩画二十四孝图说》,上海文明书局1918年版。

③ 丁健行《周湘先生传》,载周湘《周湘山水画谱》第四册画山水法,上海卿云出版社1946年版。

④ 同上。

⑤ 关于丁健行、丁翔华文中失实的地方,将在后文中有所详述。

朱伯雄与陈瑞林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专家,他们共同完成的《中国西画五十年(1898—1949)》虽是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成果,但时至今日仍对研究20世纪前50年中国油画历史和我国早期美术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中国西画五十年(1898—1949)》中,有对周湘的重要论述,作者首先强调了周湘的历史作用,认为“他是我国创办第一所私立美术学校的西画教育家”。^①并简述了周湘办学的历史,对周湘作出了评价。该书的贡献在于作者在资料收集的基础上,为我们总体研究周湘提供了线索。但由于是综合性的论述,资料难免失之简单,比如对于周湘办学的时间、具体的学校名称论述不清晰,不是很确切,对于研究周湘的资料《周湘山水画谱》和《水彩画二十四孝图说》等仅是提一下而已,没有进一步的论述,关于周湘最重要的研究资料《中华美术报》却根本没有提到。另外,由于部分文章内容没有注明出处,比如大家反复引用的,即作者在文中提到的周湘自题60岁小传的内容,就让我们无法确切了解作者资料的来源。

阮荣春、胡光华教授合著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是把周湘作为中国西画启蒙时期的重要画家而论述的。认为西洋画在中国的传播,周湘是早期的主要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这无疑说明周湘不仅是上海早期美术教育的开拓者,也是上海西画教育的积极推进者。“他在上海办学长达十余年,所创设的各种美术学校十余所,受他熏陶的学生有数百余人,这个不小的数字足以使他名垂千秋。虽然他办学的方式不太正规,却是筚路蓝缕之功,足予后人启迪和借鉴。”^②在此,关于周湘培养“数百余人”学生这个数字是不准确的。周湘当时培养的学生已逾千人。另外,该书所引用的周湘史料,与《中国西画五十年(1898—1949)》大致相同,关于周湘办学情况的介绍也过于简单,重要的史料比如《中华美术报》等都没有提到。

潘耀昌教授近年来致力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和近现代美术教育史的研究,其编著的《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教育》和《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是迄今为止对中国近代美术教育比较系统化的研究成果。在《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专著中,专节讨论了周湘办学的情况。作者并没有简单地介绍周湘,而是从上海私立美术专门学校出现的原

① 朱伯雄、陈瑞林《中国西画五十年(1898—1949)》,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② 阮荣春、胡光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因分析入手来论述周湘办学的基础。“由于社会对美术人才,特别是懂得西洋美术的人才需要迫切,师范美术课培养的人才尚不敷用,作为对公办学校美术教育的补充和对应用美术教育的强化,私立美术专门学校纷纷出现。”^①并分析了周湘办学失败的原因,“周湘潜心经营美术教育15年,受他熏陶过的学生达千余人,不过其影响终不显著,盖因纯以商业与谋生为目的,缺乏远大的宗旨和理论的建树,未能扛起引导时代潮流的旗帜”。^②在该文中,作者对周湘研究的视角有所创新,但关于周湘办学的时间等问题论述不准确,关于周湘研究的重要史料也没有提到。

作为上海油画史研究的重要学者,李超在《上海油画史》中亦对周湘有所论述。据作者口述,他拜访过周湘的后人,看到过周湘的照片,并首次将其命名为《自画像》(照相上彩)发表在《上海油画史》中,为我们认识周湘提供了宝贵的图像资料。但在对关于周湘的论述时,作者并没有提及周湘的生平以及其他资料,而是在当时有关资料收集的基础上,把周湘的办学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③在此,关于周湘办学的时间和分期,以及将董家渡天主教堂作为“上海油画院”的院址,是不正确的。随后,李超在《上海油画史》的基础上,又撰写了《中国早期油画史》,其中关于周湘的研究,在材料和论述方面都有所充实。作者把周湘创办的美术“专门学校”分为四类:一是“上海油画院”,二是“图画速成科”,三是“中西图画函授学堂”,四是“背景画传习所”。^④作者虽然对周湘作出很高评价,但由于资料收集不全的缘故,“中华美术专门学校”作为周湘办学生涯中最为正规的一所学校,作者却没有提到。

从微观的角度来讲,关于周湘的研究论文主要参见于姚旭参、周叶振发表的《中国美术教育的前驱——周湘》,姚旭参《周湘创办的四所美校》,龚产兴发表的《认识周湘》、《周湘是“土山湾画馆”陶冶之画家吗?》、《再谈认识周湘——与王震商榷》、《为谁纠错?——答王震

① 潘耀昌《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② 潘耀昌《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③ 见李超《上海油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第一阶段为1910—1911年,周湘创办了“中西图画函授学堂”和“布景传习所”,地址在法租界八仙桥南旧八区褚家桥;第二阶段为1911年,学校名称是“布景传习所”和“上海油画院”,地址在上海董家渡教堂右侧;第三阶段为1911年后,学校称谓是“上海油画院”,后改“中华美术专门学校”,地址在南市小西门外福寿坊。

④ 李超《中国早期油画史》,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版,第358页。

先生》，王震发表的《要真正认识周湘》、《再谈要真正认识周湘》、《刘海粟与其老师周湘的纠葛》、《关于周湘创办美术学校的考证——纪念周湘诞辰 130 周年》、《周湘与中华美育会》等论文。这些论文的发表，对于深入研究周湘，探讨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的关系，无疑是很大的推动。

1993 年，姚旭参、周叶振^① 在《嘉定文史资料》第 8 辑发表《中国美术教育的前驱——周湘》。该文以丁健行《周湘先生传》史料为基础，对周湘的生平和办学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值得一提的是，该文首次提到了周湘的遗作并作了简要的论述，这为我们分析周湘的绘画风格提供了线索。但可惜的是，由于同样没有注明史料来源，文中的有些内容没有确切的证据，使读者难免产生疑问。

比如文中叙述的周湘在欧洲期间，“与侨居巴黎的意大利籍华裔女子朱丽结为伉俪，婚后育有一女。朱丽家境富裕，当时她在巴黎一所艺术学院读书，周湘旅欧期间的大部分生活费用，赖朱丽父亲的接济”。^② 并在注释中说明“1933 年周湘病笃时，朱丽曾携同女儿回国探亲长达半年之久，后返回出生地意大利那不勒斯”。^③ 由于没有足够的史料来证明这段历史，因此周湘在欧期间的的生活也是一个疑问。

另外，文中也有叙述不正确的地方，比如说：“乌始光、丁悚、刘海粟、陈抱一、张秉光（应是张聿光，笔者注）、汪亚尘、丁健行等皆是布景画传习所的学生……徐悲鸿等乃油画院学生。周湘对徐悲鸿十分器重，说他不仅在艺术上有成就，且道德品格高尚。”^④ 而据笔者考证分析，张聿光、汪亚尘、徐悲鸿不是周湘“布景画传习所”的学生。

继《中国美术教育的前驱——周湘》之后，姚旭参于 1997 年在《嘉定文史资料》又发表《周湘创办的四所美校》一文。在该文中，作者认为周湘在 1908 年至 1918 年间先后创办 4 所美术学校，分别是：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创立于上海八仙桥的布景画传习所；清宣统二年（1910 年），创立于上海旧八区褚家桥的中西图画函授学堂；清宣统三年（1911 年），创立于上海董家渡天主堂右侧，后迁于长浜路的上海油画院；民国七年（1918 年），创立于上海南市小西门外福寿坊的

① 周叶振即周湘的孙子周传，此处为化名。

② 姚旭参、周叶振《中国美术教育的前驱——周湘》，《嘉定文史资料》1993 年 3 月第 8 辑。

③ 同上。

④ 同上。

中华美术大学。^①事实上,周湘创办的学校远不止这四所,文中所叙述的办学时间和地点也有不正确的地方。例如,关于周湘最早创办美术“专门学校”的时间不是1908年,而应是1909年,当时学校的名称是“图画专门学校”而不是“布景画传习所”。^②根据是周湘在写给江苏省教育会的函中曾提到自己的办学时间。周湘曰:“敝校原名图画专门学校,设于前清宣统元年。”^③宣统元年即1909年。

学者龚产兴近年来亦关注对周湘的研究。在对周湘资料的收集方面,他是比较丰富的,这从他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周湘的论文中可以知晓。他看到过《周湘山水画谱》,写过信给嘉定地方志办公室核实有关周湘师承的问题,并寻找在黄渡的周湘家属,写信询问许多问题。在掌握了一定资料的前提下,从1998年起,龚产兴先后在《美术观察》发表《认识周湘》、《周湘是“土山湾画馆”陶冶之画家吗?》、《再谈认识周湘——与王震商榷》、《为谁纠错?——答王震先生》等文章。概括来说,龚产兴对周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周湘不是“土山湾画馆”陶冶之画家。通过对“土山湾画馆”和周湘师承的分析,作者认为“周湘20世纪初率先在上海办起美术学校。采用西洋画的教学方法,他不是受‘土山湾画馆’的陶冶,而是直接从欧洲学画归来的。可以说,他与‘土山湾画馆’毫不相干”。^④

二、“上海油画院”是上海最早设立的美术学校。“上海油画院成立于1910年,‘布景画传习所’成立于1911年,是上海最早初具规模的美术学校。”^⑤

三、周湘提出“认识美、爱好美和创造美”的美育主张。“1919年他与吴梦非、丰子恺、刘质平、姜丹书、刘海粟、欧阳予倩等创立的中华美育会,都带着开创的性质。更为可贵的他在《美育》月刊上发表的大力主张对学生进行‘认识美、爱好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教育,在80年前提出这样的主张,不能不说他有超前意识。他矢志于美术教育的精神,是值得彪炳于近代美术史册的。”^⑥

① 姚旭参《周湘创办的四所美校》,《嘉定文史资料》1997年第13辑。

② 关于周湘办学的时间,到底创办了哪些学校,详见本文第三章中的论述。

③ 周湘《本校致省教育会请取消刘海粟会员资格函》,《中华美术报》第四号1918年9月15日。这是目前能找到有关周湘办学时间的最早资料。

④ 龚产兴《周湘是“土山湾画馆”陶冶之画家吗?》,《美术观察》1999年11期。

⑤ 龚产兴《再谈认识周湘——与王震商榷》,《美术观察》2001年第2期。

⑥ 龚产兴《周湘是“土山湾画馆”陶冶之画家吗?》,《美术观察》1999年11期。

龚产兴的这几篇文章,引起了一些学者对周湘的关注。2000年起,学者王震针对龚产兴和姚旭参等上述几篇文章,在《美术观察》亦先后发表《要真正认识周湘》、《再谈要真正认识周湘》等文,指出了龚文中关于周湘研究的几处错误,对周湘何时由欧洲归国以及周湘办学的时间、地址、校名、学制、学生人数等历史事实作了详细的考证。另外,王震亦在《嘉定文史资料》发表了《刘海粟与其老师周湘的纠葛》、《关于周湘创办美术学校的考证》、《周湘与中华美育会》等文章。王震的观点可归纳如下:

一、关于周湘创办美术学校的考证。作者通过在《申报》查找的大量有关周湘的招生广告,认为周湘在沪办学的时间是在1910年至1911年之间,停办的时间是在1923年初,这期间周湘共创办了11所美术学校,分别是:1910年7月,首创“图画速成科”;1910年8月,创办“中西图画函授学堂”;1910年9月,创办“上海油画院”;1911年7月,创办“背景画传习所”;1912年8月,创办“西法绘像补习科”;1914年3月,创办“西法油画传习所”;1914年8月,创办“图画专门学校”;1917年夏,创办“中华美术专门学校”(又称“中华美术大学”);1918年7月,创办“中华美术专门学校”暑假补习班;1922年夏,“中华美术专门学校”改组为“中华美术大学”;1922年7月,“中华美术大学”创办暑期学校(在此,王震将周湘在暑假创办的补习班也列为单独的美术学校,故曰11所)。①作者虽然认为徐悲鸿、汪亚尘等人不是周湘的学生,但还是对周湘作出了较高的评价,从而对周湘的研究推向了深入。因王震只查找到《申报》的招生广告,而没有看到《中华美术报》,所以误认为1910年7月“图画速成科”是周湘创办的第一所美术专门学校。另外,“中华美术专门学校”的创办时间应是1917年冬季,而不是1917年夏。

二、“上海油画院”不是上海最早的美术学校。针对龚产兴提出的“上海油画院是上海最早的美术学校”之说,王震作了详细的考证。他认为将周湘的“上海油画院”称为上海最早设立的美术学校,这是错误的。根据王震所掌握的有关上海美术学校的资料,有8所美术学校均在周湘的“上海油画院”之前。关于“上海油画院”是不是上海最早设立的美术学校,详见笔者第三章的论述。

三、周湘不是中华美育会的创立人,也没有提出过“认识美、爱好美和创造美”的主张。作者通过考证中华美育会成立的经过,指出周

① 王震《要真正认识周湘》,《美术观察》2000年第11期。

湘、刘海粟、欧阳予倩等,“是该会创立后公开向全国征求会员时,他们才去信加入。当时欧阳予倩在江苏南通伶工学社任职。在征求到的数百名会员中,推出30名责任会员,周湘是其中之一,但他并不是发起创立人”。^①“周湘在《美育》第一期和第二期,虽发表过两段《舞台背景画法》和《近世美术界小传》旧稿,但文中连点时代气息也没有,更不存在什么‘认识美、爱好美和创造美’的主张。”^②

四、指出丁翔华《周湘》中的错误论述部分。关于周湘的师承,周湘的学生丁翔华在《周湘》一文中称周湘“幼从杨伯润学山水,钱吉生学人物,复师事胡鼻山,吴大澂,王秋言,金保三,姚梅伯,胡公寿,周存伯,朱梦庐,汤勋伯,张啸山名流数十辈,咸主其家,藉书画,助觞咏焉”。^③此语一出,至今已六十余年,人们深信不疑,特别是近些年来,这些论述被反复引用。王震却没有人云亦云,而是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指出其中的错误:“如胡鼻山,生于1817年,卒于1862年,在周湘出生前9年,他已去世。姚梅伯生于1805年,卒于1864年。在周湘出生前7年他已去世。周存伯生于1820年,卒于1875年,在周湘五岁时,他也去世。王秋言生于1813年,卒于1879年。在周湘九岁时,王也去世。”^④

在所有研究周湘的论文中,学者王震的研究是最深入的。他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查阅《申报》等,寻找周湘的办学广告;又尽力搜寻周湘撰写的文章,这样,研究周湘就有了可靠根据。他的结论是否能为人接受,姑且不论,但是有根据的,这是非常可贵的。

概括地说,当前关于周湘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周湘简要的生平介绍;二、周湘创办的几所美术专门学校;三、对周湘的评价等等。不论各种观点如何对立,对周湘的评价都是一致的。正如龚产兴所说:“周湘在我国近代美术史上留下的业绩,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所作出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⑤

尽管其中若干史料尚存在着进一步考证的需要,但这些研究成果都为本课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启发和基础。目前,史论界开始注重客观公正地研究、评价周湘办学成就与影响。但是,由于周湘本身及其所处时代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人们研究的重点着重于上

① 王震《再谈要真正认识周湘》,《美术观察》2002年第9期。

② 同上。

③ 丁翔华《周湘》,载丁翔熊等编《蜗牛居士全集》,丁寿世草堂1940年版。

④ 同①。

⑤ 龚产兴《认识周湘》,《美术观察》1998年第5期。

述几个方面,对其教育实践活动缺乏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更没有把周湘置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大背景这一新的视角下进行研究,而不论是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史,还是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都离不开周湘这一人物。

在此,需要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导师陈传席教授近年来一直关注于周湘的研究。他虽然没有发表此方面的论文,但收集了不少资料。在笔者刚入学时,本来想研究上海早期的美术教育,但导师说题目太大,没有切入点。后来导师让我关注周湘,提供给我其收集的资料,介绍王震及周湘的后人与我相识。在导师的启发和帮助下,我逐渐开始了解周湘,并发现了许多新的资料,尤其是《中华美术报》的发现,为我研究周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基于周湘是上海早期美术教育的开拓者,上海早期美术教育的发展深受其影响,考虑到这点,笔者最后和导师讨论,选取《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希望能够通过对周湘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其教育实践的专题研究,可以了解 20 世纪初的上海美术教育历史,从而深化和拓展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和近现代美术教育史研究。

三、创新点与难点

以往对于周湘的研究,缺乏清晰的线索。普遍的问题是资料挖掘的不足,各文所用资料互相抄录,无新观点,并且众说纷纭,导致周湘成了一个扑朔迷离的人物。本文在既有的研究基础上,在取用资料范围方面有明显扩大,举凡文集、报纸、笔记、地方志、美术史著录资料,以及历史学和教育学等领域,凡与本文主题相关的资料,尽可能吸收进来。另外,本文亦有研究周湘最充实的五大资料:即《中华美术报》、《水彩画二十四孝图说》、《周湘山水画谱》、《申报》和《时报》等招生广告、周湘的部分绘画作品。其中《中华美术报》属于最新发现,以前虽然有学者提及,但都没有看到原件资料,从而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均较以往有明显提高。

以往的研究论题,多侧重于具体的问题探讨,如周湘的生平、周湘的办学情况等,缺乏一种宏观的动态的考察眼光。本文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美术史学和比较学的研究方法,希望以周湘个案研究为开端,把周湘置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的背景下加以宏观考察和微观分析,对上海早期美术教育的发展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以周湘与美术专门学校的开端为层面,以周湘教育实践为重点,对其办

学模式进行分析,研究其对上海早期美术教育的影响和贡献,反映上海早期美术教育的成败得失。从而使周湘的形象更加丰满,也能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周湘办学模式和在美术教育作用上的再认识。

本文可能出现的创新点有以下几方面:

一、对周湘绘画艺术实践和绘画美学思想进行分析。关于周湘的绘画作品,以往的学者大多引用的都是周湘的“自画像”。关于其在国画、书法、篆刻和绘画理论的美学思想鲜有提及和研究。笔者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看到了周湘部分绘画作品,从中可看出欧洲绘画对他的影响。通过对周湘绘画作品的具体分析来探讨其绘画美学思想,相信会对周湘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二、对周湘的办学问题作系统、全面的研究。在以往学者的论著中,一般是在早期西画教育或私立美术教育中叙述周湘办学的情况,而关于其办学的具体时间、创办了哪些学校、培养了多少学生等问题至今没有定论,只是按照原有的资料或时间顺序加以罗列,并不太系统、全面。笔者翻阅了大量的《申报》和《时报》等报刊,查到了有关周湘办学的相关资料。希望通过对材料的充分占有,试图全面阐述有关周湘办学的历史事实。

三、有关周湘办学模式的研究。“周湘办学模式”概念的提出,是本文的又一创新点,这也是贯穿全文的一条主线。通过对“周湘办学模式”的探讨和研究,我们可以了解上海早期私立美术专门学校教学特征和教学方式,从而对我国当前的美术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

四、有关《中华美术报》的研究。《中华美术报》是周湘创办的中华美术大学的校刊,是我国第一本美术类专业性杂志。但由于历史的湮没和资料的缺乏,这份期刊鲜为人知,只在一些学者的著作中有所提及,比如许志浩在《1911—1949 中国美术期刊过眼录》中有简要介绍。笔者竭尽全力,第一次查到了《中华美术报》,解决了 50 余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该报是研究周湘的重要史料,因此,本文从《中华美术报》的创办背景、栏目介绍、内容分析、意义和影响等角度进行分析与研究,为后来学者进一步研究周湘提供良好的基础。

五、对周湘办学背景进行分析。本文从办学的社会基础、美术基础和地域基础三个方面来分析,从而使我们深刻了解周湘当时办学的背景与环境,以及私立美术专门学校为什么首先会在上海出现,当时美术专门学校办学的共同特征。

本文的难点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有关周湘生平的资料,如前所述,比较零乱,仍然缺少,尤其